

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藏四支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樹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漆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遠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蠶之嫌姜氏遜淫而無恥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歟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因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誠宗顯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太平兩同書卷上

太平兩同書卷下

理亂第六

夫家同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劍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適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功陸賈論以爲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手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手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強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斂無度人不聊生遂使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飾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煢器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矜其妙

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終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手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耻且格武者示人有備必在手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待勞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耻且格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下暴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弊何者昔伯益鑿井越人鑽木水火之利于今賴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害亦以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

也苟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就之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得失第七

夫駒駟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驚驚翔遐莫非六翻之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為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於凡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為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成敗尤異也夫人者姦究無端真偽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愆大以求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構隙此則著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

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人心未明真偽之情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忠僻驗之於戚屬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黥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樊噲盧縮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詐賞以頰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可獨任若英謀出眾則韓信慮其難制夫天下之至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為亂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毛髮植於頭也日以櫛之爪甲冠於指也月以斲之爪之不斲長則不便於使也髮之不櫛久則彌成於亂也夫爪甲毛髮者近在己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為之難況於臣下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以是非蓋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猶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

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蹀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為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真偽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為易治也方俟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為得矣然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蹂形影而影附胥竭而齒寒苟有其真不能無其偽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恭英父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攘臂

切齒以疾姦佞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比有識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鷄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厲然麟鳳有團屬雞無識猶復以真為偽以為真況忠逆之情靜躁之性愚靖者類直狂者類賢潔已者不能同人犯顏者短於忤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鈔不雜淄澠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吳用宰嚭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舉應侯趙信郭開而殺李牧下和獻王反遇楚刑北郭吹竽濫食齊祿若斯之類寔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真所非不必偽也故真偽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我之所疎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言昔堯理洪水伯鯨為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為衆所慢而中山卒拔鄒通延夢於漢主而非傳說之才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此則衆議不必是獨見

未為得也是故明主疇咨在位詳省已慮先難而後易考著以究微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賞有罪者不逃其責然後可為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驚駭可分不藉孫陽之舉也柔刃微之於斷割則利鈍可見不勞風胡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事則真偽自辨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材能雜之以居視以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蓋呂尚之八徵驗皋陶之九德然後素絲皆潔白璧投泥而不渝黃葉並彫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偽者去而真者得矣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謂乎

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蛇踴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群異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

與雀遊駕自鼠為而驚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踈矣其心未必異故瞽叟愚而重華聖盜蹠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甬哀死亦猶煙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未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內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構參商之際夷吾小白初有射鈎之怨末為魚水之歡田氏懷誰義於齊君齊君彌信亞父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豎耳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授之

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敵於秦漢非不踈矣猶知可同而同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碓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碓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況乎君臣朋友之踈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為福不能同異者為禍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蓋之以重雲則光輝莫觀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糝土則影像俱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

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畜類別誠於分矣而猶愛之況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邪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素益以忠諫

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說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踈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為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為愛已也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為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為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為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為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諫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為愛已者已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為憎已者已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刳顛之誠棄而莫用欲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爵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平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

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為可封隋寵以師伯比以為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為不祥無德是親自

缺文

太平兩同書卷下終